



# 给母亲掏耳朵

□蒋光平

几年前,母亲因严重的类风湿引发股骨头坏死,最终瘫痪在床。瘫痪后的母亲,依然保持着爱美爱整洁的习惯,虽然不能下地行走,但好在手还能活动。每天,母亲一定会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母亲说,人活着,就得有个精气神,人虽然瘫痪了,但精神不能倒下,活一天就得精彩一天。

每天晚饭后,我都会推着轮椅,陪母亲在小区里散步。一天晚饭后,我照例陪母亲在小区里溜达,母亲依旧在诉说着小时候关于我的种种难忘的童年往事,夕阳把我和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欢乐的笑声充满了小区。突然,母亲用手指了指她的耳朵说:“给我掏下耳朵吧!好久没掏了,痒得很,最近手老是酸痛,够不着啦。”

我知道,一定是母亲的类风湿更加严重,导致胳膊无法自由灵活地活动了。我把母亲推到一处僻静的角落,拿出轮椅上给母亲涂药用的医用棉签,准备帮母亲掏耳朵。母亲侧着头,我拿着棉签,此时的我却有种莫名的紧张,手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始终不敢把棉签放进去,因为很久没给母亲掏耳朵的缘故,生怕自己的不小心把母亲的耳朵弄痛了。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道:“放心掏吧,没事的,妈相信你。”犹豫再三,我终于将棉签慢慢伸进母亲的耳朵,轻轻地转动了几下,我问母亲:“力度合适吗?”母亲说:“合适。”我这才放下心来。渐渐地,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不一会功夫,母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顿时轻松了许多。

看着眼前逐渐苍老的母亲,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和难过,不知不觉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我们掏耳朵的情景。记得小时候,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母亲给我们掏耳朵的时候。那时农村穷,我们家孩子又多,常常是吃了上顿惦记下顿,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勤劳的母亲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们一群小孩子穿得干净整洁。虽然我们的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一些旧衣服,但母亲说,穿旧衣服不丢脸,只要洗干净、穿工整,照样美美的。每周,母亲都要在院子里,摆上一个大大的脸盆,然后烧上满满一大锅热水,给我们这群孩子洗两次头,而每次洗完头后,大家最期盼的事情,便是依偎在母亲怀里,让母亲帮我们掏耳朵。

母亲给我们洗头,一般会选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正好,头发容易干。每次洗完头后,我们都会缠着母亲让她帮我们掏耳朵,那是一天中最快乐最享受的幸福时光。我们把头侧靠在母亲的大腿上,母亲从火柴盒里取出一根火柴棍,然后轻轻地放进耳朵里,慢慢地转动火柴棍,一会儿功夫,两只耳朵就被母亲掏得干干净净的。母亲给我们掏耳朵时总是非常细心,力度刚刚合适,让人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每次,我们都会在母亲给我们掏耳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母亲掏完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依依不舍,迟迟不愿起来。

时光如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子,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而母亲,却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老去,真希望母亲还能站起来,多希望还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母亲怀里,让母亲再帮我们掏一次耳朵。

# 写给恩师李贵平先生

□宋扬

先生,您是我学习文学创作中,唯一喊过“师傅”的人,虽然您一直口口声声称“使不得!使不得!大家是兄弟。”

2019年底,我开始尝试写点碎文,在区级报发表过一些小稿子后,我有了往大一点的报刊投稿的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成了微信好友。您让我把自己写的行游文字整理一下,多发几篇,以便有个选择。我一口气梳理了五六篇,直接发到您的微信里。牛犊初生,新手性急。才过了两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向您稿子的情况。您答复,有可用的。果然,第二周周一下午,您即发来第二天将出刊的报纸版面,上面果真有我一篇小文。

有一次,您链接给我一篇文章,是我交给您的一篇写西安回民街的稿子发在“封面新闻”微信公众号上。按惯例,这篇稿子定会出现下周的报纸上,我一阵激动。到了出刊那天,我点开报纸的官网,却并没有发现此文。下午,我正在失落之中时,您的信息来了,您详细陈述此文被终审拿下的全过程。末了,您让我再给一文,一定争取发出来。您这样一说,我更不好意思了。编辑一篇稿子,费时费心,我的稿子却让您做了无用功,废时又废心。

与您唯一一次见面是在德阳一个文学群的年会上。见了面,才发现您并非我想象中的“老学究”打扮——您穿着皮夹克、牛仔裤、休闲鞋,很年轻,很儒雅。午餐时,您招呼我同桌。餐后,我们围桌畅谈,您的幽默、健谈引来笑声阵阵。行文至此,想起您讲故事时的语气、神态、动作,我依然忍俊不禁。当天下午,在隆冬的寒风中,您带我们去什邡罗汉寺。在一座座庙宇、一块块碑文前,您驻足细观,还不时举起手机拍照。对生活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您总不忘时时收集,这应该是一个以“行走”为贵的职业记者的敏感吧。

此后,您推送给我几家大报的投稿邮箱,并鼓励我,说我的文笔有基础,关键要确定一个方向,不要什么都写,认准一种风格,做精就行。后来,我写华山的一篇小文侥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了,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上中央级报刊。我把喜悦与您分享,您给我发来一大串点赞的表

情。我想,我的进步是能让您欣慰的。扶人上马,为人作嫁,您认我为兄弟,我却早已把您当作了师傅。

除了编稿子,您也写稿子。您的作品多以整版甚至多个页码的方式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核心期刊或大报上,您的行游文章,可谓独树一帜,有干货史料,有生动故事,还有一流文采。您很自信,豪言在行游文字领域,您是很有心得的;您也很谦逊,对于朋友们的点赞和好评,您只说一句话——“时不时写点儿”。

以玩儿的心态写,您却写出了大名堂。您研究茶马古道的成就引起了北大教授的重视。那位教授向您发出了邀请,您拟定九月赴京。您在微信群豪言,等进京那天,您要在群里发2000元的大红包。我们都期待着,不只为红包,因您之成就,人人有荣焉。

然而,我们等不到您的红包了。2020年7月,您问我有没有兴趣和您一起自驾青海。青海,我几年前已携妻带女自驾过,问她们愿不愿再去,她们都面有难色。我虽然很想与您同行,但又不忍抛下家人。纠结一番后,向您表达了遗憾之情。

后来,噩耗传来,您突发心梗,病逝于青海。接连打出几个电话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我怔在沙发上,有些恍惚——怎么会呢?头一天,您还在朋友圈更新您在青海拍的美图,咋一下就“走”了呢?您还不到60岁啊!川西“雀儿山”那么高的海拔,都没有引发高原反应,青海贵德县的海拔也不高呀!此时,想起您的音容笑貌,想起您鼓励我的话语,不禁悲从中来,我的泪不自觉地湿了眼眶……

您的灵堂设在家里。我赶过去,只看到您的遗像摆在那里。看到您的夫人和女儿,心里又是一阵伤感。听田老师说,您在前往青海前,为了一些稿子已经连续熬了好多个夜。您确实太拼了,在为学、为文、为编辑的路上走得太匆忙,这让我既敬仰又痛心不已。

贵平先生,学术的、事业上的成功与生命的存在相比,我更愿意您拥有的是后者。唉,如果您还健在,该有多好!

# 春韭饺子别样香

□王斌

春天到了,菜地里的春韭一行行、一排排,长得青绿绿、水嫩嫩的,看着着实招人喜欢。此时,父亲和母亲便琢磨着要给我们包一顿春韭饺子来吃了。

我家包饺子,照例是父亲和面擀皮,母亲剁馅煮饺子。父亲在部队上当兵多年,也跟着那些部队上的北方兵学会了一手擀饺子皮的好手艺。他可以用擀面棍的两头同时擀两张饺子皮,擀出来的两张饺子皮都是一样大小,并且中间厚周围薄。

父亲的饺子皮擀好,母亲的春韭肉馅也剁好了。包好的饺子下到锅里,水开一次,母亲便往锅里加一次冷水,三滚三煮,饺子这才算是煮好了。

父亲在水口乡政府工作多年。那些年,周末回到家里,父亲擀饺子皮,母亲剁春韭肉馅,到吃晚饭时,一家人围在桌前,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是常有的事。

逢到小镇赶场天,父亲他们单位上的同事到小镇赶场,来到家里拜访父亲和母亲。到吃午饭时,包一顿春韭饺子来招待客人无疑也是最合适的了。饺子煮好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饭桌,这个说一句,“王书记,你在单位上干工作雷厉风行的,想不到,回到家里,还有这么一手。”那个来一句,“大姐,你煮的饺子可真好吃,哪

天空了,也教教我。”大家把父亲和母亲说得眉开眼笑的。

住我家隔壁的张三奶奶是个可怜的老人。张三奶奶的女儿张么妹结婚嫁进城后,她就孤身一人住在小镇上。女儿和女婿对张三奶奶并不好。每回,女儿和女婿回到小镇看老人,瘦伶伶的张么妹总要和那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男人吵上一架。由此,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吃饺子时,母亲总会舀一碗饺子放在灶头,再对我们说:“你们三奶奶是个可怜人,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等下给她端过去,让她也吃顿饺子。”

那年,大哥高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父亲和母亲打算送他到汉源县富林镇四嬢那里去学修收音机。父亲说,出门饺子团圆面,送大哥到汉源那天是一定要吃顿饺子的。

大哥是和四嬢一起出发到汉源富林镇的。那天中午,母亲煮了一大锅春韭饺子。坐在饭桌边,她不住地往大哥的碗里夹饺子。吃着饺子,大哥说:“妈,听说汉源那边晚上很冷。”母亲又往大哥的碗里夹了一个春韭饺子,说:“娃娃,咬咬牙,就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一听这话,大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春韭饺子,不管何时想起来,总是那么香……